

## 薛建成老师访谈

### 受访者

1959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1年至1983年，在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系进修，攻读国际关系、宪法学。回国后继续从事法语教学工作，同时先后担任法语系副主任、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1991年、1993年、2000年曾应邀分别在法国蒙彼利埃大学法学院、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政治学系及法国埃克斯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系讲学，曾任《国际论坛》副主编。2001年开始指导以法国政治为专业方向的法语博士生。2006年获法国教育棕榈叶骑士勋章。

### 采访者

潘紫辰、郝洋

## 我们了解到您在1959—1964年在北外法语系学习，那个年代你们的学习生活和课程设置是怎样的呢？

我于1959年到北京，那时候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大庆，我们都非常向往到北京来念书。那个年代条件还是比较艰苦，我们很快就碰到3年困难时期，因此我们这一届学生都比较刻苦，学习很认真，都比较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我们的学生有很多来自农村。当时我们的学制是5年，这是不同于现在的。那个时候我们的学习条件很差，没有什么音响设备，但我们有一批在当时属于“大咖”级别的优秀教师，我认为我们也是非常幸运的。

当时的课程设置比较简单，只有法国语言文学专业，当然，文学作为文化的载体也是很好的。我们学习初期比较强调语音语调，会专门辟出一段时间来练习，每个人对着小镜子观察自己口型的变化，所以当时我们学生的语音语调就算跟后来的学生相比，都是很好的。但这种教育方法也有弊端，用一个月的时间来纯粹学习语音语调有点浪费。老师当中，年轻教师都很优秀，老教师都是国内一流的法语专家。外教方面，由于我们在当时并没有与法国建交，因此通过党的关系，法国共产党和苏联方面向我们派来了法语专家，这些外国专家的学术造诣都很高，教得也比较好。所以这5年对我们法语基本功的夯实是十分有利的。

## 您认为学习法语是否有诀窍，如果有，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法语学习的好坏受外部条件和自身条件两方面影响。外部因素我刚刚也说了，老师的水平很重要，名师出高徒，老师水平好，学生的水平自然差不了。自身条件方面，学习法语需要天赋，不是所有人都能学得好的。在我的学生时代，有一些灵活的专业调整措施，我觉得比较好，比如有的同学并没有深思熟虑就报考了法语系，来了以后发现自己更喜欢理工科，那个时候是允许调整专业的，所以他就去别的学校学习理工科。还有的人后来去做政治辅导员，因为他的记忆力很强，可以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家庭条件了如指掌，但是法语单词就是记不住。所以少数人学习法语有先天性困难，但这毕竟是少数。

学好法语，第一是motivation的问题，你需要有动力。对法国文学和语言都

很感兴趣，你才有动力去克服困难。第二就是苦练，就是我们说的要天天练，钢琴家要每天练习，我们学习外语也是这样，我们读书的时候天天在晨读园里朗读、背诵课文，非常刻苦。第三需要大量阅读，这也是我自身的经验。我们学校的图书馆还是不错的，在当时新书很少，但是老书，尤其是19世纪法国文学方面的书很齐全，那个时候我很喜欢看书，大量借阅，即使有些看不太懂。这对于丰富法语词汇量、提高写作能力很有好处。第四就是工具书的使用，要经常用法语的工具书，减少用法汉的工具书。法语跟汉语一样，一个词有多重意思，法语词典给的是définition（定义），有了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单词的含义以及与其他词细微的区别，而法汉词典往往给出简单的一个中文对应词。另外就是要练，我们比较强调集体荣誉感。由于法语需要练，我们就在班里组对子，每天用法语进行对话，只要进了教室就要讲法语，强制性地营造法语学习气氛。我们还跟高年级同学比，虽然他们的词汇量比我们大，但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我们比他们强。总之，学习外语不要怕丢面子，勇敢地去讲、去练才能提高。

当时学校里还有一些讲座，包括一些英语讲座，我们都会积极去听。学校内部学习氛围浓厚，管理也很严格。有很多同学留级，也有留级的上届学生加入班级，所以我们入学时和最后毕业的时候，学生的构成是非常不一样的，这种严格的环境也有利于我们更努力地学习法语。

最后我们需要动脑，因为法语更多地是一个应用型的技巧，我们需要不断总结，不断地举一反三。上学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卡片，比如有的卡片关于“风”，在卡片上记下许多描写风的词语，放在一起背诵，这就可以丰富我们的表达方式。我们要善于总结，学到一个新阶段就联系之前所学，一起总结复习。法语学习不能仅仅满足于完成老师的任务，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的教科书的内容非常有限，我们需要多读、多听，听说读写基本功一定要打扎实。

还有一点，我最想要补充的，我们学校的法语教学跟北大相比较，我们更加注重应用，一张嘴就是北外的，操着一口完美的巴黎音。但我们的钻研能力还不够，北大的学生后劲较大。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提高应用能力，还要提高自己的钻研能力，这样后边的进步就会快一点。

**您可以说是法语系研究政治、国情研究相关的领域的开拓者，您是什么时候、如何确定了这个方向呢？**

我其实还是很喜欢法国文学的，因为文学很美，这么多年我都没有放弃。但同时，学外语还要了解世界，而我们对于外国的国情和政治运作体系并不了解。我举个例子，当时法国有一部电影，编造了中国的红卫兵入侵法国的故事，我们自然不允许这种污名化中国的做法，于是中国提出了抗议，要求法国政府下架这部电影。这个抗议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当时我们不了解法国。在法国，政府是无权干预一个电影下架的，所以帮助国人了解世界是我选择研究政治、国情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零起点学习法语到完成本科学业，您认为各个阶段我们应该达到什么样的要求才是合格的呢？**

法语教学还是分阶段的，粗略分为两段：一年级、二年级的初级阶段和三年级、四年级的高级阶段，每个阶段要求是不一样的。一二年级主要练好语言基本功，这个非常重要，基础如果不好，上去也很困难，勉强让你上去，后面也是学不好的。后面的阶段是提高的阶段，我强调要培养复合型人才，不仅语言要掌握得好，还要扩展知识面，增加一个专业方向，比如文学研究、语言学研究、国际关系、商业贸易等，为将来的发展方向做准备。比如搞国际关系，你要对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国际法等等，都要有所了解、有所准备，这样将来你才能提高。目前全国学法语的人很多，如果你要想脱颖而出，第一，你的语言水平要比人家高；第二，你要是复合型人才，人家只会听说读写译，你除此之外，还有专业知识，这个非常地重要。对于高年级学生，学校还是提倡发展复语能力的，你不能否认英语的重要性，如果你的英文不好，你的就业口径就比较窄。所以我强调复合型、复语型的人才很重要。

高年级学习不能松懈，四年级课程安排可能少一点，一定要利用这个时间为自己的专业方向做好准备，知识面要尽可能广，否则做翻译、外事工作都很困难。我还强调中文要好，逻辑、思辨、分析能力都要好。还有一点我要补充，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不能光学习法国或者西方的东西，还要把中国的文化、历史、政治制度讲好，才能进行对外交流。我在国外讲学的时候，国外学生经常会提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有关西藏的问题。我们那时候没有人

教，没机会学涉藏问题是怎么回事，只知道西藏从13世纪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你们如果查字典，查*Petit Larousse*百科的部分，它就说中国占领了西藏，你看，西方的人根深蒂固地认为西藏是被中国所占领的。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我们要把历史的真相跟他们说。我去讲学的时候就跟他们说要多学历史，他们一般都误以为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占领”了西藏，所以对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偏见。历史的真相是什么？1911年辛亥革命后，当时的宪法就规定了中国是5个民族居住的地方，其中就包括藏族，五色旗就代表5个民族。所以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是非常明确的，西藏的货币上就有乾隆的字，雍和宫的墙壁上面也是有藏文的。13世纪起西藏就都是我们的领土，也是我们大家庭的成员。中国也不是一直由汉族人统治的。我希望学生要把中国故事讲好，一般地讲还不行，我国《人民日报》等都有法语版，你如果讲得不生动、不好，讲得没新意、没说服力、不感人，人家就不会去看。希望同学们把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改革开放都讲出去，讲得人家心服口服。

### 我们知道您在完成大学学业之后留在北外任教，您为什么选择成为一名法语老师？

这不是我的选择，是组织分配，国家安排。我们当年就讲，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但是也感到很荣幸，即使是由组织安排留校任教，也越来越来劲，也不在乎工作的报酬、有没有出国机会什么的。

### 您曾经参与了《新世纪法汉大词典》和《拉鲁斯汉法双解词典》两部词典的编纂工作，促使您参与这样庞大艰巨的工作的初衷是什么，在编纂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或者趣事吗？希望您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编辑词典是一个难度很大、很烦琐、要耐得住寂寞的工作，跟我们长期的科研考核不太一样。科研考核强调你要有自己的专著，如果你一年没有几本，你的分值就没有了，因此很多人不愿意参与词典的编辑工作，因为不太容易出成果。当年我们编《新世纪法汉大词典》花了很长时间——11年，有的编者在编辑过程中就去世了，这个过程中一直都没有做出科研成果，因为词典没出版。所以我们要科研的精神，要做一点对社会有用的事情，还要耐得住寂寞，做出对其他人有启发的成果，而不是为了个人能达到行政的标准去做科研，这是我一贯的想法。《拉鲁斯汉法双解词典》原版词典是外研社选的，我看了感兴趣，但是编的

时候很困难，原来以为我们把中文填进去就可以了，但是拿来软件之后发现根本不行。这本词典是原版词典，国内不好买而且很贵，但是如果外研社把版权买过来，每本只卖几十块钱，大家都可以用。尤其是我刚才讲过，希望学法语的人可以看原版的词典，因为里面有定义和很地道的例句。这本词典是中型词典，所以对学生是很有用的，我现在有时候还在用。

### **您帮助北外和许多国外学校建立了联系，对于学生出国交流方面您有什么看法？**

第一，一定要搞得很清楚你出去到底要学什么，为什么要学。过去也有些人出国，目的性不强，回国后自身的提高有限，所以要明确目标。比如老师出去学习回来，是不是可以开一些新课？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开课，而是说应当有一个目标。第二，要学习真本事，要拿捏好知识和学位之间的关系。一切以提升真本事为目标。有的人到国外进修，整天都在屋里待着，真正的本事没有多少提高。所以我强调学到真本事才算数，回国之后才有用。

### **您长期做教指委的委员，这是国家把握教学大方向的意见部门，您感觉法语专业教学在这些年有什么变化？您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吗？**

我担任过大学法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也就是指导非法语专业的学生的法语学习、编写二外教材。我主编过《大学法语简明教程》。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没有落实：各个高校有很多优秀的老师，国家花大力气培养他们，他们都有一技之长，但他们教课只面对本校的学生，（教师资源的）利用率太低。怎么能通过人工智能、网上教学将全国优秀的教师资源最大程度利用起来？教师目前是单位制，我们可以花很多钱去请国外的老师，但是却没办法请北大、上外的优秀的老师来上课，让学生的受教育面变宽，了解不同的流派。我认为教指委对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这方面不够大胆，只局限于专业考试、比赛和教材等方面。

### **如今我们身处全球化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您认为外语学科以及法语学科的发展面临哪些挑战和任务，作为法语人应该如何应对？**

机器翻译，不能够完全替代人工，它有自己的优势，比如科技类的翻译可以翻得好。但是真正的语言，特别是文学或者要求准确的外交文件之类的，还得靠人来翻译。这就是我说的，语言必须要搞得精深才可以，你一定要搞得水平比

它（机器翻译）高，你才能不怕它的竞争，不仅是机器的竞争，还有兄弟院校的竞争。兄弟院校现在也有很好的师资，和北外的条件也差不多了，所以你们一定要有危机感。现在我国很多人才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英文说得很好，不需要翻译的。我们外语院校要培养的不是一般型的翻译人才，而是稀缺的尖端人才。比如笔译，我们现在能做笔译把关的人特别少，很多时候请外国人来把关是不够的，因为他对中文了解得不够，有时候词不达意。一个语言掌握得一般的人有可能被机器替代、被兄弟院校的人超过，你只有精益求精，才能有立足之地。

### 我们知道红色基因是融在北外血液里的，您所理解的法语学科的红色基因是什么样的？

没有什么特殊性，我们外语人才除了外语教学以外就是要搞好外事工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要交流、交融。不是说哪个文明优秀、哪个文明落后，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各个国家的人要相互交流，和平的把握才更大一点，所以我们搞外语的使命还是很重大的。

### 寄语

---

不断进步、天天向上，符合国家的要求，达到国际需要的水准，法语学院以前干得很好，将来也会干得越来越好。